

校刻 三國志

二

漢書門			
五	七	〇	四
類	號	函	架
一	〇	二	冊

内閣文庫		
漢	五	七
書	〇	四
類	號	冊
架	一	〇
冊	七	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04
冊數	10(2)	
函號	280	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三國志卷之六

魏書六

董卓二袁劉表傳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給氏尉有少好俠嘗游羌中

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

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擄民

兩隄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

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

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

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

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

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懇恩各進辭

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

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

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權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

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

關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楊賜止沸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

行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

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

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

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馬烈曰晝夜三百里

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

王不就馬而抱卓與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

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

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

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

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以善為善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

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

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

遠政尚書讀冊畢羣臣其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

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天

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

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

毗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遺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

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

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尙書周處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

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悉瓊等通情

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

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

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

刺殺之語問辭去卓送至閭中孚因出刀刺之卓

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惡惡太今是吾

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

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

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官室悉發掘陵墓

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陳涉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疆兵擊之可使指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願未知天下何如耳識罷卓勅司隸校尉瑒瑒曰後漢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願未知天下何如耳識罷卓勅司隸校尉瑒瑒曰後漢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議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帝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此意必應沸騰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乎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峭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昔有前部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也官府蓋何足言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軍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特寵放卓至西京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賜殺之

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涇陽君於郿城東軒管筆為白導從之壇上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使兄子瑣為使者授印綬

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遠志但冀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與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灸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人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答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豐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徵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熲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焉唐珍張顛之輩乎○風俗通曰司隸劉焉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宛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焉更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廉悉摧破銅人鐘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鑄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嘗入會陳列步騭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受瑒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葬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舛為之丹守尸吏嘆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爲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塢中

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言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割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諫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詩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謫譴遂殺邕○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必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

之妄記也史遷記博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德孝武之失直書其
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遷當論遷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
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
恐乃以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後遷巴東
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
事常令選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屯陝分遣校尉李催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
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持兵符以鐵鎖鎖其
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畫越來就輔輔使籠之得免下離上籠者曰火勝金
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蓋人常為越所報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
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
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
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
往實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
兵而還
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
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
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廋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領吏民死者不
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
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廷受罪允窮
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離州刺史薛苞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
尹尚書令及為司徒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政○華嶠曰
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畫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
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
伺間不為沮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
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催北地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
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
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
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
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以衣服帝欲
復作邪詔賈馥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麻直賜公卿以下及貧
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
諸將爭權遂殺
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與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
密准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催轉
相疑戰鬪長安中○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奔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
回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
催質天子於營燒官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
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凶告催者催使兄子選將數千兵圍宮以
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
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時盛夏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舖上飯何用米
為乃與腐牛骨皆與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過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
常有快快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將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求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
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
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睡皆之隙以成千鈞之難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
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
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

三國志卷之六
魏書六
李催郭汜
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

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
可乎乎泥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泥乃歸之
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
作神坐歌以牛羊祠之訖過省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
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
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其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
持刀也侍中李膺惟州里素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
皇甫郛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郭汜受詔命詣惟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
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郭答曰昔有窮后拜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
公之疆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吳承瑛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顱竿端
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
脅至尊雖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協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并寵之
猶不肯盡力也惟不納鄴言而呵之令出鄴出詣省門曰惟不肯從詔詔語不順侍中胡遵為惟所幸呼傳詔者
令歸其辭又謂鄴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鄴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
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鄴曰念卿失李將軍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鄴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韓馥君辱
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鄴語切恐惟聞之便劫遣鄴鄴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
昌知鄴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
鬼神之力乃 惟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弱張
厚賜諸巫

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宜平門當度橋汜兵數
戰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
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衆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郡天
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
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惟汜大
戰奉兵敗惟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官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尙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
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
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退論瑞功封子南澹津亭侯甫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
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
廬前頭有答在粲集中

中。○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并萬乘所當從也
行趨河東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侍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四網乃取德網連
續為鞶行軍校尉尙弘多力令弘居前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
船上人以刀擗斷其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竝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惟汜等連
和還所略官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
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頌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答殺尙書司諫
校尉出入兵抵擲之諸將或遺婢詣省問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魏表拜諸
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
史刻印不供乃以雜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

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官室燒
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尙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飢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
為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
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
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惟夷三族 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
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病死
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
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
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

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
並早卒成弟逢逢弟曉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
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勇力實威權豪自大將軍梁冀
以下皆與紹好言無不從故京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
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將軍掾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冠除漢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退
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
不應呼召而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曉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
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沉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
進以為然遂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
與紹結謀 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
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

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
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寶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
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
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
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禍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
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

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
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
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

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掛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闕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
為當且爾爾不見贊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
有不善宜聞天下公欲廢立庶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
畫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畫公引佩刀橫擲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據嫌隙故卓與之
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強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
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綱時闕之錄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

出遂入冀州待中周處城門校尉伍瓊議耶何顯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
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
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
太守封邗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

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
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
州兵疆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
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
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

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
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
兵交於城下危亾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挈冀
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

三國志卷之六 魏書六 袁紹

袁紹

袁紹

袁紹

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性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奕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奕將馥營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載百艘乘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舍遣子齊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馥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鼠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城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擊殺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向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惡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耻耻爲狂夫所害若凶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匹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隳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

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盡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

走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遣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龍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酒憂怖故報紹索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濁自殺○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黃

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右射左射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瓚義以八百兵爲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胡皆曉瓚見其兵少便欲放騎欲陵陷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瓚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事敗續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敗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較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瓚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橋

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稍引去瓚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獲數獲我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馥所忌紹亦稍引去瓚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獲數獲我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馥所忌紹亦稍引去瓚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獲數獲我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亦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北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方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著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蓋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賈李大目于根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碑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此福此誠將軍之春而瓚之幸也趙太僕特

功而驕恣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馥帝傳曰沮授說紹去將軍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秦失其鹿先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入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

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豈世為弱國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

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復

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

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

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櫓眾大懼太祖乃為發

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櫓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

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

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

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

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

坑之○張璠漢紀云發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魏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

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

用君計今與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

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

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脩農

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

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

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

闕宜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舉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

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救說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

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善當念吾惟田別駕前

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手大笑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謂

豐不從或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逃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

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貞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此茲豐知

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紹外寬雅有局度憂

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

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

尸去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

於地下乃免頤墨而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

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

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貶之紀曰太祖渡

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

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

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

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香禍淫殷漢

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家嗣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於後世者若齊襄復九世之驪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怨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遠難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取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庫之封願棄前怨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何書曰知變起辛郭福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榮棣死喪之義親尋于戈僮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公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憂當惟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席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達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請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勳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踴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哀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

○漢晉春秋載審配歎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取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歎歎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廟饋而晏姑立輒淵賈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晏姑承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廟將軍以續實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諸將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親親之日我將軍斬髮居廬而將軍亦奉命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親親之日我將軍斬髮居廬而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瘡痍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全之福故悉遺張胡簡命將軍料整器械選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驅為將料整器械雖傾倉庫窮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懸忠赤之情盡家肝腦之計辱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成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惡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故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屠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艸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既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我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饑饉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辱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綏追之惠而乃尋蹤軌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道遠孔懷如初之愛而

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

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

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

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

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

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

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

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

戰城中生禽配配擊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由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圖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叔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輩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邪有項公引見謂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爾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

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配死豈若汝生邪配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暉狀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歌窮之日方迷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暉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論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國鄰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溪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

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人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擊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

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為人勇力欲奪取康與

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帳中然後請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置於地○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畏父母季養兄弟

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

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構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壅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

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絕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術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於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違況非君命乎懷懷赤心志在滅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

卓不識其他
溫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德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保陰陵更合軍攻孫策走歸下邳以張勳橋瑁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

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三輔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

秋日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父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

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凶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

武應期與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勳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與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之則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灤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

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擊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袁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夏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榻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都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 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君不備 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遺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一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而慕夷齊之末操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毅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壽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官阻兵作亂表初到軍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胡長胡越與表謀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貝羽答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與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龍季單騎往說降之江

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書春秋 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 義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下之大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甲不受賀也使人入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 不甚禮也羨由是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儼表遂攻并儼南收零桂北

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稱求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而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

三國志卷之六 魏書六 十一

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者，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是國實受其福，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壽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聽。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表，雖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似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離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越嵩及東曹掾傅翼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翼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亾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曰：吾不若也。翼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

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傳子曰：翼字公人，少時與備同郡，後客荆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帝時為侍中，太和中卒。翼在荆州，自備統為半失，雄姿壯，潛終以清行，劉琮待次於諸葛，潛位至尚書令，與有名德，及在魏，魏以才智，出翼備之必反，卒如其言。翼弟子，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探可獲也。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成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訖而逝。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乃出之。續又惡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令曰：楚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為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德，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傳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復，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鄧州。許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義侍中。義人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博學彙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無忠義之士，翼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藝文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芳聞，啟時年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鑄。

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為榮紿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惡
魏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
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繼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
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以不暇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踰蹈漢南紹鷹揚
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水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
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
於羽遠矣

三國志卷之六終

三國志卷之七

魏書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
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入盛略有武勇善騎射
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
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
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
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
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
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
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
比三司進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
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
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逐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
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
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將數百騎
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

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飲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謂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皆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皆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禮就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讀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怒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途追還絕婚械送韓胤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無著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養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廣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綬綬自取所帶綬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負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延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竝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

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常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鷹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來東有功於國書勳竹鳥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糧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開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當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部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建者詳共識之建得書即遣主簿蕭建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賊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親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而聽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高順言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救何為復來相問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將楷號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繆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後漢書曰曼有幹

事才達於從政為漢長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選曼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遷京師兄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神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曼轉拜長水校尉後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瑯邪趙昱為營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苗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致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雄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

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毒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由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淪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巨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其實表保據江夏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

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鄆引軍臨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誓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彈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

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淪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

三國志卷之七 臧洪

三國志卷之七 臧洪

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違歸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

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于死

子瑣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

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

能原始見終親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

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

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

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君子

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

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

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

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

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

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

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

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

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

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

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

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

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

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

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勦力，為國除害，何為擁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意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朝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超擢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恐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變，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於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士不立，惜哉。

三國志卷之七終

三國志卷之八

魏書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輿略曰：瓚性辯慧，每自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亾。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遣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郎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郎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

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
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
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尙純樸境內無盜賊害不生時鄰縣接境蝗蟲為害至捕平界飛過
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更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
千萬當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儉者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
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實特不使出錢

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贖害虞有功乃陰使人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
虞上罷諸屯兵但留贖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
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黃侯 ○英雄記曰虞諱太尉因燕歸起諱益
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

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贖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
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
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

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欲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詣虞使即尊
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
曰覆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條漢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其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
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下人司馬領河東職負張翼即尊號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
亦五以大同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魏晉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
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
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
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益恭肅謹外區荒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

胡有方貢款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
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
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贖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贖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

虞贖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
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贖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
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贖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渤海兵助

贖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贖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
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
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遺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維而主見質誦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注亂逃入秦
辱命書上不思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成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
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郵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
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紹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早發檢文曰詔書一封印綬
印口浪反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其飲
貪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伏張楊
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譏謔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質橫責其錢錢不備
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
任泰汚王爵損辱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廢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
居其位斷絕聖廟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
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遜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
晉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關雎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願與諸將州郡
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積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

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翹義先登與贖戰生禽綱
贖軍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贖為變遂
舉兵襲贖虞為贖所敗出奔居庸贖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

段訓增虞邑督六州贖遷前將軍封易侯贖誣虞欲稱尊號督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
以胡夷難與當因不實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豐漢效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贖輒抄奪與數請會
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贖文
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乘贖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收掘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段訓增虞邑督六州贖遷前將軍封易侯贖誣虞欲稱尊號督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
以胡夷難與當因不實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豐漢效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贖輒抄奪與數請會
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贖文
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乘贖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收掘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贖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城攻及

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與略曰瓚驕其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暴竟日不雨遂殺○英雄記曰瓚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其屍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者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滿兒若故舊劉繇劉琦劉琦李移子買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伯叔季富者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禮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之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

鄉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台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上易京此後將常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改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誓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與叔分著丹青為誓力同軌足履齊晉故解印綬以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痛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匹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迷沛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覺也故為騰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尚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匪恐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我疆土毒福生民幸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雲駭馬電發侯師徒筆合樓械不嚴疆弱殊科象勇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龍此非天威榮駭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峴嶽以焚燕渤而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威榮駭福大軍未濟而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峴嶽以焚燕渤而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威榮駭福

之師旅不勝其怨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野無遺骸未嘗不慨然失節也後比得足下登辭意婉約有殺往節

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懲兆民之不寧每飭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措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威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寇陷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驟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于戈之險內連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與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民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事旗拔曼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鏘金紆紫命以元帥請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頸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畏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甘惡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釋賊干戈放我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實甘惡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釋賊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備戎備請諸諸曰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志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艸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瓚遣行人文則廣書告子瓚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盡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著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城崩知必敗乃遣問使與續書紹侯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僂尸流血以爲不然而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無與略所載同

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道穿穴其樓下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漢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鮮于輔將其眾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

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願謂輔曰既天意亦二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祚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開於縣中年十四猶綴角為轎乘竹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

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符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取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擯除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軍

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遂○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乘辱溫怒謙於邊如說溫曰陶

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樽除復

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

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

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閒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

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

瑯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瘳至目

受公羊傳兼該羣書至歷年潛志不闕圖國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

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彈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植陳連共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

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群疾遜道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

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才德廣陵太守謙

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眾初平

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

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交於泰山破後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州郡一時罷

黎民離害者眾風聲流聞雲霧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

移託身它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甚矣雖悔往者之迷

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

威以弭亂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遠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

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

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不添朝廷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靈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

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安疆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戰事冀效微

勞以贖罪首又曰華夏沸擾子今未頃包茅不入職貢多闕藉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

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謂已存水火劫劫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

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向未秉政罷兵之詔不

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陷定邳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

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

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喪喪失恃民知困窮會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

原遣楊將兵詣頌為假司馬靈帝崩頌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眾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魏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眾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超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

○英雄記曰楊性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睦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眾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別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

城斬固盡收其眾也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

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魏書曰度諱毅儀讀書云孫登嘗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登也時襄平延里社

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

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復愛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疏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

之案本傳云敏傳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

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祚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

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天地反易遇无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級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信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顧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無二信敢忘大恩臣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裝校尉高都尉等到奉被勅誡聖旨彌密重統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

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之功臣之後乃令譏謔得行其志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與輿州兵圖害臣部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臥況亦執時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懷懷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

翼翼虞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天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德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北海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之皇天后土實開德音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爾右之姿少含禮節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非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結撥雖見絕殺不念舊惡繼往來求成思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屈名孫權孫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自乃卑之節絕與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發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遂痛切見乘舉國號眺捐俸泣血夫三軍所伐豈夷戎狄驕逸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有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翼翼恭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遠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或依邪盜言孔甘猶嘗清覽憤而後知善巧似直或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重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滅降當在入議而潛軍伺襲大兵掩至舞戈長驅衝擊遂士夫馬思死兄於人類吏民味死挫辱王節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恩恨然重舞舞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認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使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籍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綬逃歸林麓臣等維持之命淵乃使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籍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綬逃歸林麓臣等維持之命淵乃使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籍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綬逃歸林麓臣等維持之命

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漢元年開魏人將討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義事矣權曰善乃勸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陽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博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甌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乘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襄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寔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干

其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冀山校尉諸山賊皆舉孝廉計吏後遂漏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李太目張瓚澤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髀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眾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眾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眾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消水繡等舉眾降太祖

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眾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諡曰定侯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

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率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往臨履不如此所聞乃欺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都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

為符呪效病人叩頭思過因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漢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齋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就為齋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就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因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數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是應張衡非典略之失則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傳寫之誤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

此近事更士所知又傷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以爲軍糧張衛之
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
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
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誼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懸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
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
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
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
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
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
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臣松之以爲張魯雖有善心要爲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
國爲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封之
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燦爛之功豐厚賞止於死戰之
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于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爲子彭
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閻圃魯邑在禮謂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續武居之爲子彭
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採藥射獵爲事常居覆車
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薦爲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請太祖太祖執其手謂
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爲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公命皆往
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
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與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
與馬超合起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會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亾保宗祀則於彼爲愈焉

三國志卷之九

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人母弟更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

三國志卷之九

魏書九 夏侯惇夏侯淵

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足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位拜惇大將軍數月

莫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諡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楸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楸即清河公主也楸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

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楸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即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書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華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楸帝

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熲熲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諸構莫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充蕘子真嗣真蕘子劭嗣○晉陽秋曰熲始二年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華弟子滅子江所構也

之沉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助封之○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譟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遂讓軍太祖欲討柳城鎮

軍史漢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乘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緩邊外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感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改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

時亮錄大亂淵以鐵乏繫其幼子而活公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

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

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

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隴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

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與於鄆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沂氏反淵引軍

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諷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

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

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與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與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

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

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眾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眾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眾罷弊不可久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眾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從樂浪郡

○魏略曰：淵字仲權，涇陽人。少為將，有智謀。初，淵與太祖相，太祖每引見，必問淵。淵曰：『臣聞將軍將兵，當先料敵，後設機。』太祖曰：『善。』淵曰：『臣聞將軍將兵，當先料敵，後設機。』太祖曰：『善。』

將軍子午之役，淵召為前鋒，進至興國，安營在曲谷中。淵人望知其難也，指下兵攻之，淵手執鹿角，問淵救至，然後解後。右將軍屯隴西，其發士和戎並勇，共數萬。至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淵之於淵，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曹爽遂召玄來東，勸淵擊爽。淵曰：『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惑，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尤不安。故遂奔蜀，南極陰平，而失道入霸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淵之方使人迎，初建安五年，時淵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鳥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神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敬，常侍。莊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修盛於時。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幼以才學見稱。善屬文。議。安太尉。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稱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達者，輒嚴以鞭撻。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解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開。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語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讀文，讀書日千言。嘗曰：『敬讓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箇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過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雖高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虎賁中郎將績，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少好弓馬，弋獵。後蒙傑竝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迫，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

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潯陽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天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願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追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

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備子也。曹大司馬之勇。實有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弟。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調肥督。樹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踰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

三國志卷之九
魏書九
曹洪
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遷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

得吾獨不中曹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勳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

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

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

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

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

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駕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

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

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

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

死羣臣竝救莫能得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

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必以真為請也帝曰我自

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強調使本縣平賈于時謀令平洪賈財

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賈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賈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

宥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悞倍貪觸

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愆慙愧怖

慙途願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

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諡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

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

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曹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以太祖舉義兵易姓

名轉至荊州聞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

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

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命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

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

宜及其未集促擊驢驘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

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

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

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

鄉侯魏書曰休與母至孝帝使侍中奉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諱葬母帝復遣越騎

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

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

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

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宜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

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曹休曹真

楊暨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避發背薨。諡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

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

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珍吳將軍。薨。

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字顏遠少風志操博學有才漢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總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嘗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討

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

祖善與平未衰。衛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

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與義兵邵募徒眾從

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

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

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

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

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

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等。黃

初三年。還京師。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

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曹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鄴。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

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

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

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竝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

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

或從斜谷道。或從武成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

遵。鄉人朱讚。竝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

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

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

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

侍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

則彥。禮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

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竝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

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

弟奉為表曰臣亡父與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勸放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
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會無精誠翼日之應與太尉竊俱受遺詔且慰
且懼靡所底告臣聞其辭序實以稷契為先成湯契功以伊呂為首霍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
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嗣今臣虛聞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傷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
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
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純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
吉甫贊仲謀功則踰於方叔石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
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
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請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
馬名稱子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
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且夷之屬宗師呂望念
在引頸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命織芥細疑不足為忌當顧柏人彭亡之文
故用低回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拜保傅 爽弟毅為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待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
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
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
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輻輳不
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
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
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
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
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
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 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竝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
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

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親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
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 晏等專政共分洛陽野王典農部
諸所與遣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洛陽野王典農部
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
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
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
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
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侍教習為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
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
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諫喻不
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
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同察焉宣王見勝目陳無他功勞橫
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皆流出沾胃勝怒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
侍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當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
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并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賜為香膠曰君方到并
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還荊州非荊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
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願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
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前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
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孟指南為北又云吾嘗作并州吾嘗言當還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
有識人時乃知當還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忠不可復濟令人
然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欲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與禁
此不復出行至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
是乃盡出也

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
 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
 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
 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榮牙縱恣
 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
 骨肉天下洵洵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
 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
 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
 宿衛奏永寧官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
 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
 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勸兵從下趣武庫爽門人逼車往爽妻劉氏出至臨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
 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資在後率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
 三宣王遂
 得過去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茂木為鹿角
 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
 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
 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
 倘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
 說爽使早日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

蓋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馬嘯機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濟亦與書達宣王之
 言又使爽所信殷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
 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
 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與計窮懸閭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
 議求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賊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權于今未反數日乏
 當須身命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之糧甚饒與諸令致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
 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違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
 何等與爽疑其有竒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
 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
 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圖謀神
 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譴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略曰鄧粲字玄英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粲
 與李膺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涇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
 書粲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城艾被以顯官艾以交委與粲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英每所薦達多如
 此比故何憂遠舉不得入頗由粲之不公道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才○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
 粲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奇貨數請求犯法粲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
 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糞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粲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
 綬所在斐亦知見斐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謂粲曰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粲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
 綬所在斐亦知見斐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謂粲曰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粲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
 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入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粲已得
 直閉門入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粲粲
 獄以其功子原出後帝明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可用粲
 帝崩爽輔政乃拔粲為散騎侍郎遂轉尚書監為人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粲不
 得行又其意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粲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粲書
 謂臺中有三狗二狗柴不可當一狗憑獸作疽三狗謂何鄧丁也獸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
 之○粲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諱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
 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中主居處富麗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處為暴害吏民軌
 出軍擊鮮卑何比能失利中雖軍將濟表曰車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

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祚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銀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孽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悲之曰杜襲之配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也常爪牙智略深敏謀議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

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竝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入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效州典部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

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上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思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

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屬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頹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此之化下。猶風之靡艸。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代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文又書曰。漢文雖身衣代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

矣夫當宜改之時留股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日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興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略曰

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皆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將濟為護軍時有諸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營五百匹宜王與濟善問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歎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與曹爽共與賂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陸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敷宄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給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緝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臥豐遣將軍病輜屏人語緝曰緝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乘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疾雖有后父之尊安能未可知皆與緝家同慮也緝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緝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者不信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緝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害人王業請以命請豐豐若無情屈勢迫必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業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業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業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姙將傾社稷復借手力勢不能相禽滅且大將軍怒彼

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車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都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豐稱曰隆其父不願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位得與降人問江東開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職豐疾未滿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緝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任數歲間並歷郎守豐嘗於入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羸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為侍寵曹爽專政豐外遠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粟李豐兄弟如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誰可補者或指尚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典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從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輜雖尚公主豐常約敝不得有所取豐得日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囚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毓楊駿外甥也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至廷尉自臨治玄正色責毓曰吾嘗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竝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闖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統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緝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肅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甄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

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莫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減後方還洛耳案少希紀司空趙儼以六年凶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從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幾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之子法應入諫不憂死也允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待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欲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還不起中道還取符璽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是時朝臣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放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靈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善備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與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歎歎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跳前謂曰明主可以垂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地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曰本出漢世而魏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印工宗義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實明而魏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

遺婢胡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願請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惡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三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殺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幸習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譏鑿而驗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

○世語曰

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

○傅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備雅當時最優奇子選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歸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

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網二十四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乘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

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

○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理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戒允云

○荀綽冀州記曰贊字洪字長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竝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三國志卷之九終

三國志卷之十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明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明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朝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請肅。爽肅勇。音敷。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嘗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靖。靖與爽孰賢。或年少時。南陽何顯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或年少時。南陽何顯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與或。或親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許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闔戶用事。四海屏氣。左情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謔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禁。昭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官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譙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



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與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守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官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入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

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問遇太祖至抗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水攻取慮雖後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奮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漢侍中守尙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願也

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爲人偉美○又平原稱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馭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以是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尙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足蓋世乎衡稱曹

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而弔喪推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現，趙雖味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饌於城南，自其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極之間，能不思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祖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談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爲碑文，稱或瓊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爲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作，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警門外，以杖捶地，駢罵太祖，太祖勅外庭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傳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荆州牧劉表，表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謂之者有也。」

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盧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康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懿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爲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節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驗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略極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履順如履薄冰研精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

○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

三兄或第四兄謙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字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謙子開字仲茂為太子文學謙時有甲乙之疑論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若與謙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開勁悍往來親師真君疾之劫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買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朝諱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或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滅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

○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親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懼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而頃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存以禍致禍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從之助薄博獲之賞古人尚惟懼之規下改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

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或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伐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授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戢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寧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

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傑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遠百餘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交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馬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豐樊豐封以皇太子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曰陽驕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曰無對謝觀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賈詡書稿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勸而方經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則託以官渡之虞使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魁冀冀音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俱御史中丞俱弟說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俱字景伯世語曰寓少

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俱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說弟顛咸熙中為司空○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俱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無互體見稱於世頭弟榮字奉倩亦惲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惲弟榮字奉倩諸兄並儒術論議而榮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棟樑榮兄侯難曰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榮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榮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榮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榮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屈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博陵談論善名理而榮尚玄遠宗致雖同會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裝微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驕驕頌之榮與嚴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嚴玄曰子等在世塗問功名必勝我但謙劣我耳嚴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邪榮曰功名者志局之所與也然則志

局自一物耳固非謙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榮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不哭而神傷嚴問曰婦人何有美色榮於是媵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嚴往診察榮者不能不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榮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數十餘人皆悼子魁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侯年三十薨子頽嗣○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頽子愷字景猷晉陽秋稱愷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勸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愷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還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子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頽和嶠俱至東宮觀

案和嶠為侍中荀頽以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非也考其時位愷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愷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相攸父州從事○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痛乃推問果殺人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常避讓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字伯旗與族父愷俱著名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顛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顛攸繫獄顛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顛字伯求少與郭泰買彪等遊

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顛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入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既奇太祖而知荀或冀紹難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顛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

諸窮窘之士，解釋忠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願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嘲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馬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買寒寒，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滯足伯求舉善，則以伯求為首，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龐、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智，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嘗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命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遂北軍中候。直

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

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

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讓者云：表備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此行布以敗劉備，而滅蜀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官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

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鮑、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猛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檣、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

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尙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尙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

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尙。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

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攸會稱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可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贊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結子奉，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始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

催託煨。詔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詔禮甚備。詔愈不自安。張繡在
 南陽，詔陰結繡，繡遣人迎詔，詔將行，或謂詔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詔曰：「煨性多疑，
 有忌詔意，禮雖厚，不可持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
 無謀主，亦願得詔，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詔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詔說繡與
 劉表連和。○傳子曰：詔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詔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詔
 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詔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
 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詔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詔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
 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詔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
 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
 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詔書
 結援。繡欲許之，詔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
 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詔曰：「若此，當何歸？」詔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
 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詔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
 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
 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眾歸太祖。太祖

見之，喜執詔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詔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
 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詔計焉。出詔曰：「公明勝紹勇
 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
 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
 徙詔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詔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
 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
 眾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詔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子時韓馬之徒，尚
 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
 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傾揚越，實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機權之手，實襄陽
 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蓋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
 用成於知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詔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
 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詔之計，以失應變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詔計為是，即愈見買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
 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詔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詔計策。詔曰：「離之而已。」太祖曰：「
 解一承用詔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詔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苗侯植，才名
 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詔自固之術，詔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
 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詔
 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詔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詔
 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詔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
 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

位以詔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詔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關武帝問其進爵

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

尉帝問詔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

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

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

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難以

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

納後與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鑿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繞

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疾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議○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

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

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殆首之類歟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賊中至于大亨著生蒙舟船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

及至霸業既隆勳績述著然後以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

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其

程郭之籍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獨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三國志卷之十一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舊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

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

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取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

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

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

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

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

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乃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

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

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

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

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

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

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

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公之禍。然而民未之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亾。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魏書曰。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遠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劫。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淵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天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繳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文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

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黃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與廢之間。人之所趨。者常謙退。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儒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書曰。亮字彥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微。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微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夫未喪。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夫天理盛衰。其凶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微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難由匹夫之資。

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畿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畿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邴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穢穢穢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

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為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西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

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

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

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

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

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

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

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與密與議

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其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

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

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

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

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

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

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

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

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

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

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

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

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

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

信烏丸鮮卑竝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

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

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

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

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

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脩令不之官隨軍次

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

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

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

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

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

傍日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
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
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侯

邑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
州始獲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
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後臣奉命軍
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
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旗出塞遂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
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
不止於一世也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
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逃授
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破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
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脩哭喪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

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
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郡邑
哀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郡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
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疇不意斬賜帳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
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
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
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
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楚敖逃祿傳載
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

養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大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數曰昔夷齊棄爵而讓
武王可謂愚闇孔子曾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愛荷同之
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
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濁濁
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
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
拜之以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
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

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
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
義逃匿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
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
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祚高
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臥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
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三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
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
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
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
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選後賢不亦可時
乎脩重辭融答曰緣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諮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

三國志卷之卅一

魏書十一

王脩

五

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虛宗彊自爲營壘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虛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尙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潔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尙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仗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尙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袁譚其首命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素相謂曰生受辟命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爲袁尙所辟不被譚命之有違事實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

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勞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爲司金中郎將時黃白髮因奏記曰脩此枳棘之材無謀於欣於所受俯仰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言所請如去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深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隱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共白昔退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鳩瀆建侯于陳近勇張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開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開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爲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官張甲李乙尙猶先之此主人意何存備望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費員實淫逸耳假有析事亦庶幾期不失職也若其無也過請何害昔宣帝嘗少存備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在正卿位似於左遷止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君三輔并有以問也孤探先主中宗之意誠憐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從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王粲書曰脩一人名文王爲安東伯司馬東關之賊文王曰近日之事請行其各信曰貴有年師文王怒曰司馬豈能孤邪遂殺之子襲字偉元少立操尙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魁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爲魏朝以教授爲務且夕常至其前拜執號斷絕前有一柏樹葉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譚請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食諸生有密爲襲刺者譚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別者襲門人爲本縣所殺求襲爲屬襲曰卿學不足以爲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道至士上窮折而四十年乃步擔乾飯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道至士上窮折而

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還諸生一縣以為耻同縣管產少有才力未知名譽獨以
為常自遠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耶曰嫂齊
人也嘗遠臨苗襄曰安有斷絕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而志操寒
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歸家鄉邑翁然以為能係其先也娶以爲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
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襄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懇填壙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襄思士不肯去賊害之○漢晉
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起襄宗親悉欲移江東襄懇填壙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襄思士不肯去賊害之○漢晉
泰秋曰襄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襄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
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清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
見張既傳軍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
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
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
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
儀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實有
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亮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徵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
何不忍生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遠等就斬約頭許之遂等欲誅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
視條疏怪不在中豈忍取死人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遠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衛憲名及
關內疾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
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
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
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
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
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
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香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

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
舍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
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徙署
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
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
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
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
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原曰
無錢買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觀之中嶽然有異及
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鄰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君學覽古今博聞通論詢
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歸屢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謝焉又曰竟
誠可謂苦藥其誠矣然猶未達僕之微願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人海而採珠者豈可
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謝焉又曰竟
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君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學志高者通非苦交
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
陳留則師韓子助願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陸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曾米肉送原原
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脫錢可一飲讎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
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故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
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嗟歎歎之後悲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朝
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
吏受之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披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
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子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
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
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道也機也安有欲殺人之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曰吾直戲耳
難西遷鑄京聖朝勞謙嗚者當父我徂未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釐不恤縉家之將凶緹縈跋涉匹婦也猶執

三國志卷之二十一 管寧

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息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辦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買季在程裕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遺五言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其奔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通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郡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遺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固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郡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通謂太祖曰孤反郡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且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郡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謂太祖曰孤反郡守諸君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謂餓渴之心謂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請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謂餓渴之心謂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請原者數百人

美何者為好教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齊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

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不及世事遠乃因山為窟鑿石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請詩書陳祖豆師或儀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身已崇禮敬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德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鄰有牛暴寧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牛來者得而怪之問寧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關語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關語之聲禮讓移於每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諱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穎川荀慈明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墟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與籍煥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實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避近迷誠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搥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生故與布勸人行而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頭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實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塵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臨乘通烈私館聘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乘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城之人奉之若君時袁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譏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

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

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

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

寧所壽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感其知所泊望見有

火光燦燦之得島島無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謚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為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〇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

體暉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〇傅子曰司空陳羣

數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

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

雖微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

明古今有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

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道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

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

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 〇尚書君爽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 〇尚書君爽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風也 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

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

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

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

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

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

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

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

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

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

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

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

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

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

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榮稅驚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貴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

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賞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

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

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

息貢說寧常著卓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

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

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

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

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〇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

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

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
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
入室究其闔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
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垢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
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父故司徒華歆舉寧應
選公車特徵振翼遯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
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令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藁
門偃息窮巷飯糲餽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
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衰職有闕羣
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
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祚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
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
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
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
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彞倫攸敘必有可觀光
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述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
垂聲千載○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
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與治美俗其揆

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逸郎中後爲博士

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
所居烟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
諄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照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
是以斯之者無不化焉寧之天下知與不知明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琚

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琚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

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

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果上琚發遣老病不行

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琚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

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

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寶有

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尙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京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緯連齋

以問琚琚密謂緯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亾魏已

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鸞之鳥巢琚

門陰琚告門人曰夫戴鸞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

其已亾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

之諸侯用睦感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

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道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

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

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避生於峭澗之間止生不肯昭泣

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乘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

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避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乘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

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往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

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

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艸廬之中正始

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顛鍾毓太僕庾嶷○案庾氏譜嶷字劭然穎

陽翟子嶷弟通字德先太中大夫通胤嗣克昌為世盛門待中峻河南尹純皆○弘農太守何楨等

通之子豫州牧長史通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通之曾孫實達至今○士傳

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龜後將

軍勇車騎將軍憚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憚之孫也實達至今

日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戎

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顯休復與庾嶷舊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章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

考行於鄉今顯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者艾遺逸山林世所

乃從誕議也嘉異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

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

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

也持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

諸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獨留於河渚間食艸飲水無衣服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

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曰此狂人耳遂注其籍給糶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

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招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艸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則

婦人則懸鬘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林布艸葺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爲爨呻吟獨語飢則

出爲人容作飽食而已不取其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寧不肯安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艸芽之中人與狐兔同

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
遂寢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撈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
食不肯取郡縣以其螺窮給糜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
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補
繡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
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爲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
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
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琮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